

長夏



“我不來的。”我重複的說，“我不來，決不。”

“原故？”

“原故是不來。”

“那——”

那甚麼？在電話忽然一頓中，我能揣測出，六姐是不高興了。賠一個禮吧，然而在電話上接吻比信上還浪漫，如此不切於實

際，作了也無補於事。

“寫信告我的原故，即時寫，四點以前發，九點我就可以收到了。”

照電話中的囑咐，我答應寫信。然而我怎麼能說出不來的原故？太陽這麼大，走來會累死；坐車吧，這車錢還能要大姐來出麼？

“窮到這樣也還來說愛”。我想起，淒然的笑了。

寫信怎麼發？還是走去吧。我決心走去。萬一當真途中受了暑，一個洋車夫樣跌到地上就死去，別的人不知，但六姐，能明白我致死的原由。

但逢了救主，一出胡同口，一輛車子對面來，車上是小傅。

“這大熱天走那兒去？”

“想到西城去有一點事。”

小傅見到我裝束不凡，明白我是徒步旅行家，他說：“不坐車，怕不行”，一面從衣袋裏掏摸皮夾子。

小傅的車子進胡同去了，我有二十吊票子，來去都不必徒行，中暑想來不必了。在騎河樓我找到了替我出汗的人了，我坐車去看我的六姐。

“天氣熱，慢拉一點也無妨，”我在車上安慰那褐色光背人，他却以為我盼望快點，跑得更速了。

到了大姐處，給她倆一驚。

“怎麼說不來又來？”

“惹你們的。”

大姐同六姐，這時正是在一塊兒睡覺，大姐起身來，我就補了缺。

“老實一點罷，全是汗！”

“陪個禮。”

我把汗水全擦到六姐臉上去，大姐看不過意叫人把水打來了。

因為汗，我想起我出發時的情形了，我說“我是走來的。”

“不會那麼快罷，這不止十里。”六姐是不信。

“坐在車上要別人走來。”大姐也用不信語調說。

“然而在先我是有心徒步走，因為不好……”

大姐不明白我的因為以下的話語，六

姐却料到，

六姐說：“還不送車錢嗎？”

大姐也取錢。

“沒有車錢還好意思來？”

這時不免誇口了。然而來去要大姐開車錢，是無從數清回數的。就因不好意思反而要大姐同六姐破費，所以才不能每天每天來西城，不然六姐的身至少有一半，歸我有了吧。

到後仍然把我先是徒步計劃到後遇到小傅的話說給六姐聽，這話在六姐心中，起了一個痕。我能從六姐臉上察得出。但當我說出“我是期望在路上，萬一中了暑死去，六姐會明白我”的話時，六姐却說爲省這點費，中暑也應該。當真中了暑，六姐安心麼，

怕不應該吧？

“我是甘心受一點跋涉的苦楚，好到你面前找一點報酬。”

“不過走得全身是汗，我可不是爲你擦汗水用的。”

只有大姐不作聲。大姐當在想什麼事情。

就是在車子上端端正正坐下來，在長安街大烈日下去讓日頭蒸，我也就夠疲倦了。這來究竟爲什麼？我不明白。甚至我還準備着步行這麼遠的一段路，爲得是……？

“一個耕田的人爲了糧食的收成，大六月間去到田中收割稻米這是平常事。我，爲收割愛的穀子來往不憚其煩的奔走。”想着，我又不能不笑我的傻——凡是愛都傻。多

親一次嘴，多摟抱一次，於我生活的意義上究竟添注了一筆積蓄嗎？就算是，這積蓄於我將來又有什麼用處？

“怎麼儘傻笑？”六姐問我我不作聲。

六姐見我笑，笑得無理由。我就是笑我的傻！誰知笑也仍是傻。

大姐走到桌邊去看書，問大姐，是甚麼書？答說是政治原理。大姐因為我來了，她不能佔據六姐，就裝成看書，其實心並不在書。

“大姐，怎麼坐得遠遠的？”我說，“不高興理我麼？”

大姐懶理會這閒話，磕閒牙時大姐只有吃虧的。

“寶貝姐，睡到我的身上罷，”我輕輕的

在六姐耳邊說，臉上爲六姐賞了一巴掌。

“大姐故意去看書，就是讓我們來——”

“來做甚麼？說！說得不尷不尬我就又要打。”

六姐巴掌是又舉起了，但我並不怕。

我說，“大姐看書不理我們就是讓你用巴掌來嚇我的。”

“嗤~~~~”六姐笑。

六姐當真伏在我的身上了。天氣熱，但天氣冷暖在兩個情人中是失了效力的。再熱一點把兩個身子貼緊也是可以忍受的事情。與其去吃冰把熱趕去，不如就是這樣“以毒攻毒”好。

六姐只穿一件薄薄洋紗衣，我可以用鼻子去聞嗅一切，學打獵的狗。

二

“男人是壞種。”

“女人是？”

“女人是被壞種引壞的。”

“但男人其所以壞却是爲女人的縹緲”。

“天下幾多縹緲女人，誰負這使男人壞的責？”

“一個女人常常應負許多責，因爲到那邊引壞第一個男子，到這邊來又可以引壞第二個男子。有時候，還使男人要死不活哩。”

“說不過你那張薄嘴。”六姐口一扁，掉了頭過去看壁上畫。

這是我畫的。畫自己的相。因為充詩人，故意頭髮畫得許多長。畫是側面像，我把臉填成蒼白。嘴兒却是紅紅的；紅色塗得像一顆櫻桃。我為解釋起見同大姐說這是未來派，又說摻合象徵派的方法作成的。其實是亂畫。

“這是詩人的相哪，”六姐在揶揄我了，還在笑。

“天下沒有女人也就沒有詩人了。”

“你活下來都是為女人？”

“豈止。沒有女人的世界，我不信花縱能開還有香！沒有女人的世界，雀兒是啞子，也是一定。沒有女人的世界，男人必定也沒有嘴唇。”

大姐攪了嘴，“難道沒有女人的地方，

男人就不用吃飯說話麼？”

“口的用處是爲同女人親嘴，才會那麼紅，那裏是專爲吃飯說話而有的？”

“那你以前一個人坐到住處？”

“以前嗎？”我說不出理由了。

“噯，以前，說呀！”六姐也就幫到大姐來逼人。

“以前我是知道這時有一個六姐，口才存在的。”

“是強辯！”

大姐也和說，“是強辯。”

“我不再辯了。我只問六姐：嘴唇本來已很鮮紅了，照大姐說法，嘴是說話吃飯用，爲甚麼又要塗上這麼多胭脂？難道吃飯說話也得一定要把嘴唇塗紅才行？”

“只是說瞎話！”

“瞎話麼？才不哪。”

六姐靜默對相看，心裏有事似的不做聲。

大姐取出香蕉來，要田媽取冰。我是不待冰好就拏過來剝皮吃。冰還沒有來，我吃三個了。

“看哪，嘴是不爲吃東西生的！”

“還說嗎？”我看六姐說，“你若是讓牠永遠貼在你那柔軟的頰上，比香蕉再好的新鮮龍眼我也不吃！”

六姐臉紅了。我走過去。六姐向床上倒下，我又跟到辦。六姐眼閉了。當到大姐在旁也不怕，我把我吃香蕉的口去吃六姐嘴上的胭脂。

也不必用勁抗拒，就偎攏來了。

大姐不願看。大姐在剝香蕉皮。我心想，香蕉只是爲大姐一人預備，我們除了親嘴不應當再來奪取大姐香蕉的。笑就不能忍。

“笑甚麼？”大姐問。

“我笑”，我在六姐耳邊輕輕說，“我把大姐的香蕉吃多了。”

六姐悟不到我的意思，爲大姐分解。

六姐說，“別人是正爲你來此買好的，又講怪話！”

“不，我不應當吃。”

“你說甚麼？”大姐問我的話，却要六姐答。

“說吃了你香蕉太多，不應該。”

“因爲你歡喜，才買的，不然我又不大

吃，六姐也嫌膩，要這多幹嗎？”

我狂笑。我說不出話。

“是顛子，”六姐一見我笑就有這一句批評。

“我是顛子，讓我再顛一下罷。”六姐腰是又變成一細柔樹枝，我手是兩條軟籐了。

“我的天，輕抱一點吧。”

“我要抱死你。我一個人就是常常那麼想：總有一天你使我發狂，我便把你腰抱斷。”

“哎呀，真嚇人！”

然而腰是抱不斷。六姐沒有話告我說，是抱緊一點也無妨，但把那籐束緊一點時，六姐更願意，這是六姐眼睛已作目語給我通知了。

慢慢的，我又把話引到香蕉上面來，我說出我不應吃香蕉的理由時，惹得大姐一次啐。

疲倦是來了，打一個哈欠。

“弟，你疲倦休息一會吧。只要五分鐘，莫講話，莫鬧，睡倒着，我帮你打扇。”

“你是說六月裏幫豬打扇的，”

“你總祇愛說怪話，莫又惹得我氣來——”

“好，好，依你辦，我睡，你陪到我睡，一塊兒，我才能安神，”

在一塊兒我就能安神麼？真是鬼話！

然而六姐就睡下來了。不動不鬧也罷，只是口，應當有着落，讓她貼在姐的臉或頸額上。手，也應當環成一條帶子。六姐不依；

不依那能睡？

“唉，你怎不怕傷食？”

“不怕的。這精致的食品只有越來越使人貪饒，”

到底是太疲倦了。我睡她也睡。那香蕉，當真只有大姐一人吃。香蕉的味道，是看吃法來，有時吃，許比蘋果甜，但大姐口中這時吃來是苦的，這是六姐明白告我以後我才知道的。

三

大姐故意說是打電話，就到學校裏去了，她的屋裏賸我同六姐。

六姐說，“她愛你哩。”

“大姐愛我，這是你猜想，還是她同你